

行區紅老

西虹著

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老 紅 區 行

西 虹 著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一 九 五 三 年

總66 中12 32開 53頁 67,000字

老紅區行

西 虹 著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1—15,100

定價三千三百元

目 錄

光榮的興國·····	一
應塘村瑣記·····	九
一個女游擊隊員的經歷·····	二三
天心崖·····	三二
英雄的紅都·····	三七
紅都游擊隊·····	三五
葉坪見聞·····	四三
紅壩歌聲·····	五一
星星之火·····	六三

光榮的興國

興國是我在前中央蘇區首先要訪問的一個縣城。從我進入興國縣境的第一步起，我的眼睛每分鐘都被一種革命的光輝所照耀。我時常在一些低矮的屋簷下，發現那閃着紅五星的軍屬光榮匾。也時常在泥土剝落了的牆壁上，讀到興國人民從蘇維埃革命時期一直保存到現在的紅色標語。如『建立工農兵民主的蘇維埃政權！』『創造百戰百勝的紅軍！』這都是寫於一九三〇年，其他如『加緊擴大紅軍！』『優待白軍俘虜！』『白軍是軍閥的軍隊，紅軍是工農的軍隊！』……也都是那個時期寫成的。最引我注意的是當年被白匪軍燒燬了的一片房子，破磚焦土遍地，就在那裏雄立着半截焦牆，牆上還有着兩行帶火痕的紅色標語，我清楚地看見那上面寫着：『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』『毛主席萬歲！』我從那裏看出興國人民有一種永不屈服的英雄氣概；我感到在我眼前閃耀着的這些史詩似的字句，每一個字都向我訴說着興國人民光榮的

過去。

我很難忘記興國人民給我的良好印象，因為我是跟隨着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來到興國的，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興國人民。在我們所經過的每一個村子，終少不了歡迎的行列，常常是白鬍子老伯伯、白髮老太婆扛着五星國旗和鑲着斧頭鐮刀的黨旗站在最前面，旗下便是成羣成夥的婦女、兒童、青壯年，他們迎着我們笑、拍手、熱烈的歡呼着毛主席萬歲。有些小村子，一戶人家也要出來歡迎，父親、母親、兒子、兒媳、小孫兒，按輩數排列在門前。有的屋子裏只留着一個男的或一個女的，見我們來到了，他們馬上就去開手裏的活兒跑出來，又是拍手又是笑。有一位行路的老太婆，她老遠就站在那兒朝我們拍手，她的缺牙的嘴笑的合不上。還有一位行路的老伯伯，他張圓昏花的眼睛朝我們瞅了瞅，而後就猛然的拍手，笑，並高喊：『毛主席萬歲！』山坡上放牛的孩子們，三五成羣朝我們招手，在田裏刨地瓜、打稻穀的男女老鄉，也立在那兒招手，我聽出他們都在喊：『毛主席萬歲！』我時刻爲這些熱情可愛的人民所感動。我知道這就是有着悠久革命傳統的興國人民。

在我的身邊有一位老紅軍，興國正就是他的故鄉。他是一九三三年參加紅軍的，

現在在寧都分區工作，去年回過一次家，這次是參加訪問團訪問故鄉的。這位老紅軍很滿意故鄉的人民，他時常笑瞇瞇的介紹着故鄉人民當年的鬥爭。一路上，他常常爲一些高山大嶺所吸引，山嶺上長滿青草綠樹，他從那裏引起了不少回憶：

『一九三一年，紅軍在這座山上消滅了白軍兩個師。對，毛主席、朱總司令就在這座大山上指揮過隊伍。

『一九三一年，我們一個連從這座山上，三天就突破了白軍三個師的防綫。啊！當年這座山上盡是白軍的碉堡，現在都長棧子了。

『一九三四年，我就在這個窪地衝過鋒。那時候，這個村子叫白軍的砲彈打平了，現在又修起來了。』

這些話，他都是突然說出來的，同時說的很簡單。從他那認真而又激動的話音裏，我聽出他對故鄉的一草一木充滿着無限熱愛。

老紅軍還講了一些自己的事。他參軍那年剛滿十三歲，還是一個紅色的兒童團員。他十一歲就報名當紅軍，人家嫌他小，十二歲又報過一次名，人家又嫌他小，到了十三歲，他第三次報名，哭着叫着非當紅軍不可，人家終算把他收下了。這以前，

他還動員自己的父親參加紅軍。他計算了一下，當年同他一塊出來的一百多個同姓青年，現在已有很多人沒有消息。他望着滿溝稻田跟滿山楂子，平平靜靜地說：

『這一帶去年就開過土改了，一人分了二畝稻田，七担楂子，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改善了。』

我知道老紅軍本人的鬥爭生活，正代表着興國人民鬥爭生活的最主要部分，也是有決定性的部分，我從他身上看出了興國人民的偉大感情。

現在，我想簡單敘述一下興國人民的光榮鬥爭，讓我引幾句興國縣委副書記的談話：

『……一九二八年，紅軍二、四團來到興國後，興國就建立了蘇維埃，全縣一九二九年分的土地，地方工作一下就全面展開了。蘇維埃革命期間，興國共出過三個師，最先是少共國際師，再就是工人師，以後就是模範師。當時興國人口三十萬，參加紅軍的前後有六萬多，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。興國婦女幾乎包辦了後方工作，反「圍攻」期間，紅軍在前面作戰，婦女當鄉長、當區長、抬担架、送糧草，很能幹。一、二、三次「圍攻」，白軍都沒有在興國佔到便宜，不是從縣境路過被主力紅軍打走，

就是被整師整團的消滅，赤衛隊的松樹砲也嚇跑過白軍。四次「圍攻」白軍沒有來。五次「圍攻」興國處境困難，從一九三四年九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，赤衛隊跟白軍鬥爭了整整四個多月，紅軍已經北上了，他們還在堅持鬥爭。

『以後，「逃贛」（贛即贛州）地主回來了，白色政權又建立，革命幹部、革命人民被殺害，全縣有二百多戶被殺絕，但人民保存了蘇維埃時代的票子、臂章、公債券、圖章、黨證、文件、報紙、殘廢證……埋在地下，藏在牆洞，相信紅軍會回來，相信毛主席會回來。多少人在極端困難下堅貞不屈，他們逃難外鄉謀生活，解放後才回來，多少人身上至今還留着青傷紫疤。』

我不願多加解釋，我認為這些概略的介紹，已足夠使我們理解興國人民光榮的過去了。

這是我隨便碰到的一位紅軍家屬，她的名字叫池月華，今年四十歲，在村裏當婦女主任，當她十八歲的時候，年青的丈夫就參加了紅軍。我跟她談話的時候，她的口氣是那樣堅決頑強，她說：

『我們興國人民是老革命呢。我們這些年來克服了不少艱苦困難。』說着，她從

口袋掏出一個小布包，從裏面取出幾樣東西給我看，一件是一九三四年縣蘇維埃政府給她寫的路條。這張路條她一直保存的很好，背面加貼了一層紙，上面的墨筆字還很清楚。另一件是三個五分錢的銅板，上面鑄有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』等字，她一直把這幾個銅板保存到現在，並像寶貝似的藏在身上。她說她保存這兩樣東西是因為自己對革命有認識。是的，這些東西就是她的光榮和生命，就是她的一切。最後一件是收據，這是今年五月她給鄉的合作社入了五斤楂油的股，合作社開給她的收條，她想用這件事來證明她現在的生活過得還好。

『我們還餵了一條小豬，抗美援朝哩！』她非常平靜地望着我，並解釋道：『我們全縣要買一架「興國號」飛機抗美援朝，我捐獻了十萬元，計劃拿這條豬變錢哩。』像這樣堅強的人民在興國是很普遍的。

我還想介紹一位女烈士，她的名字叫鍾月華，蘇維埃革命時期她當過鄉的婦女大隊長，也當過女赤衛隊員。那時候，興國城已經被白軍佔領，赤衛隊便在城外跟白軍打游擊。爲着使赤衛隊能够更好的打擊白軍，她自告奮勇去城裏進行偵察。頭一次，她挾了個小包袱，佯裝着回家，在城裏了解了不少情況，大大幫助了赤衛隊的活動。

第二次，她挑了一担青菜，又去城裏偵察，不幸碰到了本鄉的一個地主，這地主正在偽縣政府當特務隊長，馬上就抓住了她，並把她押到白軍的師部。因為她是紅色婦女幹部，白軍地主恨她入骨，拷打逼供，她不低頭，最後壯烈就義。臨死前她高呼：『毛主席萬萬歲！』『紅軍萬萬年！』

我知道興國是前中央蘇區有名的模範縣。興國人民在蘇維埃革命期間，不論在任何工作任何鬥爭上，都有着偉大的貢獻。這裏只不過是想說明興國人民忠實於革命事業的那種崇高品質，而這種品質，又一直被興國人民保持着並繼續發揚着。

我曾經訪問了一位蘇維埃革命時期的榮譽軍人，他的名字叫胡華東，我想從這位老年人身上來說明這一問題。

胡華東是一九三四年退伍還鄉的二等殘廢，現已年過五十，他把一張油印的殘廢證，在壁縫裏整整保存了十五年。當我會到他的時候，他把那張殘廢證展開在桌面上，聲氣激昂地說：

『我們保存這個，就是保護我們的光榮，也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。我們爲工農羣衆流了血，我們身上就留下了這麼一些光榮，這光榮也是毛主席給我們的。要不，誰

知道你是幹什麼的！」

很快，他就從殘廢證談到一九四九年大軍南下。他說興國剛解放的第二天，他天不亮起床，帶了殘廢證，一口氣奔到城裏，會見了駐軍的一位政治主任，報告了國民黨反動派安在他家附近的一個秘密的糧食倉庫，當即給駐軍解決了一些糧食困難。他對自已當時這一行動的解釋，只說了一句話：

『保持光榮，我們還要發揚光榮。』

我見他家門扇上貼的那張愛國公約，第一條是擁護共產黨，擁護毛主席，擁護中央人民政府。第二條便是發揚光榮。他督促妻子多下地，他督促大兒子早晚放牛砍柴，他還要養豬養鴨養魚苗，他決心要增加生產，積極抗美援朝。爲着購買興國號飛機，他已經捐獻了十萬元，並且還要繼續捐獻。這就是他在發揚光榮這一項內所開列的具體內容。事實上，這樣的事在興國也很普遍。興國人民都有決心爭取新的光榮，他們要讓光榮的模範縣永放光輝。

應塘村瑣記

從興國城東過北河橋，便是榔木鄉的應塘村。應塘村並不大，這裏一座房，那裏幾座房，散佈在田野，它的周圍盡是菓木跟樟樹，雖然天氣很熱，但這裏還呼呼地吹着涼風。

我繞過魚塘，來到村邊的樟樹下，一位高大的老太太正好迎我走來。這老太太兩眼有點昏花，她走上前來朝我瞅了瞅，便笑着跟我打招呼。

『同志，就是她的耳朵給白軍割了。』魚塘邊一位剝麻的老鄉給我介紹着。

我知道一九三一年第二次反『圍攻』期間，這裏發生過一件血案，白軍在這裏捕殺了四女二男，並割掉幾個陪綁的女人的耳朵。這老太太便是我要訪問的對象了。

老太太很熱情，她請我到屋裏坐。我跟着她穿過一叢柑子樹，來到一座房前，房門上有一塊軍屬光榮匾。原來她還是一位令人敬愛的老紅軍家屬。

『老人家貴姓？多大年紀？』我問了一聲。

『姓蕭！七十六了！』老太太只怕我聽不着，聲音拖的很長。說完了，她站在門口，張着兩手，談起了二十年前的事。據她說，她家門口的橘樹、梨樹都是以後栽上的。那時候，葉木都給白軍砍倒搭了哨棚，田裏的稻子也叫白軍割掉餵了馬。當時她家裏啥都沒有了，吃白薯、吃野菜、牆皮刮下來熬硝鹽，粒米沒有。她的大兒、二兒、三兒都當了紅軍，她跟着紅色游擊隊到東面古林村的後山上活動，担任宣傳員。因村裏紮了白軍一個連，她就被游擊隊派回來做工作。

老太太說完了這些，就跨進屋裏。可是她的回憶並沒有停止。她抬手順後牆摸一遍，我見牆上並排三個槍眼，都用泥土糊着。

『啊！都叫白軍挖開了。瞄準——打、打、打。』她記起白軍在這裏的時候，她家正安着白軍的連部。那時候，她從游擊隊回來，白軍見她已是五十多歲的老人，不大注意她，她就一天天的跟白軍混熟了。她宣傳白軍戰士投降，白軍戰士有的被她宣傳哭了。她向白軍戰士買子彈，兩毫錢一顆，共買過三排。因游擊隊百多個人，三十條槍，子彈很缺。一次，有幾個白軍要投降，老太太跟人家談妥了，就寫信託關

係，找游擊隊聯絡。頭一天，一個白軍的排長投降了游擊隊，第二天，敵人就派出部隊，捕捉村裏的男女。審問半天，人人不屈，白軍就弄來一位地主的妖婆子，叫她認誰是紅軍。這妖婆子跟白軍連長有來往，白軍聽她的話，留下四女二男，進行槍決。蕭老太太當時是陪綁的，被割掉一個耳朵。

談到割耳朵，老太太兩眼有點發濕，但微笑着說：

『我一點不怕，我的耳朵還流血，我就又回到游擊隊堅持工作。』

我離開蕭老太太，在街上遇見一位青年。這青年二十四歲，身個瘦長精幹，他指着村外一塊青草蔥蔥的土坪，向我介紹道：

『白軍就在那兒殺的人，屍都沒有收。』原來他家也姓蕭，他的母親也在那時被殺了。他母親當時也在游擊隊當宣傳員，被殺時懷裏抱着他，他不滿三歲，不記事，是祖母把他從母親懷裏抱過來的。長大了，祖母才告訴他。

這時，又來了一位中年人，他剛從田裏回來。他站在我跟前，摘下斗笠，擦着汗，吁着氣說：

『我父親也是一塊兒給白軍殺的。我那時十一歲，親眼看見他們殺我父親，我父

親臨死還喊：『紅軍萬萬年！』

中年人姓李，三十二歲，也是應塘村人。他們談起二十年前的事，並沒有停止在悲痛的回憶，他們很快就把話題轉到游擊隊的活動上。看，往東不遠就是古林村，古林村後面便是青山，現在青山上映着金黃的陽光，那正是當年紅色游擊隊活躍的地方。就在那時候，英勇的紅軍回來了，古林村後山的游擊隊也下了山，白軍很快就被消滅，興國城便又獲得了解放。

一個女游擊隊員的經歷

我按照約好的時間去找林孟蘭，她是興國城關區西街婦女主任。蘇維埃革命期間，她還是一位堅強的女游擊隊員，今年已滿四十一歲。她的老家原來在城西的睦敬村，她要領我下鄉去訪問她的老家。當我見到她的時候，她們一家人正圍桌吃飯，林孟蘭給我倒了杯茶，很快丟開碗筷，進裏屋換了白衫、藍褲，戴上斗笠，光着腳，招呼我出發了。

出西城後，我們繞公路走上田埂小道。她瘦小的身個搶在頭裏，光腳片踩的通通響，走路像男人。天熱，她不顧渾身汗水，乾脆把斗笠吊到背上，飄着髮，叉着手，一路給我談論着過去。

她已經多年不下鄉了，因此感觸頗多。她簡直把自己回到了二十歲左右，她沒有一刻不在回憶着過去。路的兩邊是光禿禿的孤嶺崗，她指着每一個嶺崗，說那裏過去